

风物咏

# 一半清欢一半秋

吴春明

秋分，是二十四节气中最丰盈的一个。

秋分似一把温柔的剪刀，将人间剪成两半，一半是白天，一半是黑夜；一半是酷暑，一半是阴凉；一半是明媚，一半是成熟。

古人说：“秋分者，阴阳相半也，故昼夜均而寒暑平。”秋分是秋日最均衡圆满的模样。白日不再炙热灼人，清风过海，拂去心头浮躁；星月清朗，沉淀白日喧嚣。

秋分时节，北方大部分地区雨季刚刚结束，凉风习习，晴空万里，正是秋高气爽、桂花飘香的时节。虽然我的家乡少见桂花，但大海的浪花在这个季节赋予了人们更多的美味体验，也给闽海人带来了丰收的喜悦。

伏季休渔期刚结束，一艘艘渔船昂首挺胸扑向大海，一网网沉甸甸的鱼货堆满船舱。船一靠岸，渔民们装箱、搬运、卸货，渔家大嫂忙着分门别类，挑拣杂质。早有鱼贩、本地的吃货、游客挤成一团，争抢着活蹦乱跳的鲜货——一掌长的渤海湾大对虾、“不锈钢”色的大刀鱼、蒲扇大的牙片鱼、被称为蓝色精灵的大鲅鱼、顶盖肥的梭子蟹、鲜活乱弹的爬虾、鹰爪虾、海怪、八蛸、乌贼……

闽海人朴素红火的日子，就藏在这一幅幅烟火气十足的海岛秋收图里。

懂得大海脾气的远方客人，是专程来大饱口福的。白天在凉爽中享受着海岛秋意，或是踏浪拾贝，在月牙湾探寻月亮的秘密；或是守着灯塔，欣赏夕阳落窝的那一跳；或是去长山尾漫步滩涂，独享一脚踏两海、两耳听双涛的美妙奇观。

夜幕降临，一场场海鲜盛宴正在炉火旁跳着热辣滚烫的舞蹈。一锅锅热气腾腾的海鲜搭配一杯现酿的青岛扎啤，让食客们享受着“刚出水就进嘴”的舌尖快感。有月光落在杯中，如饮了一杯卷起的浪花般酣畅淋漓。白天寻找的另一半月亮不知何时悄悄爬上眉梢，伴着微醺、自由、豪放和遐想，直达梦乡。

北纬38度，一个神奇的黄金纬度。这里不仅海洋物产丰富，还有刚刚走出大山的桃子、苹果、石榴、葡萄、大枣、板栗，有地瓜、芋头、玉米、花生等各种农作物一齐涌上人们的餐桌。此时，气候不温不火，天高云淡。一年中难得有这样一段富于哲思的平衡时光。旅游达人试着走出家门，去远方换一种心情，寻找到一个崭新的、另一半的自己。

秋分，是二十四节气中最具诗意的节气。

秋已过半，年近岁晚，恰如人到中年的况味，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在诗中吟道：“冬是孤独，夏是离别，春是两者之间的桥梁，唯独秋，渗透所有的季节。”

哦，人生也该这样吧？暮年，还是豁达一些，看淡一些，糊涂一些。

春夏秋冬已经收获了很多，也告别了很多，豁然开朗时才明白，自己真是幸福，身上竟然已被四季眷顾过这么些年，容貌、眼神、身姿，乃至心态，都该从容面对未来，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报答江河星辰，报答岁月的宽容和生命的给予。

至于权力、财富、地位，还有虚妄的梦想和不甘都统统丢弃在尘土飞扬的过去吧。成年人的世界，一半是理解，一半是算了。

八月里，我几乎每天都会在大海里畅游。有一天，我赤着脚站在海水里，微波荡漾，水里倒映着的我像一堆碎银子在闪闪发光。它是我的另一半吗？我不相信它的虚空来自真实的我。它晃动的身影仿佛在嘲笑着我，就像路灯下我的另一半黑色的影子，看似形影不离，实则形同陌路。影子一辈子都在寻找自己的另一半，人的一生，也在寻找自己的另一半。涟漪是浪花小时候的模样，我分明能看到一朵又一朵浪花的笑意。

在我六十周岁的时候曾慷慨激昂地写过一篇文章。我对自己的一生有个大胆的假设，我以为我的生命会是两个甲子的长度。哦，多好，我的生命此时才刚刚过去一半，正是最绚烂的季节。

不知道是谁赋予了我强大的自信力，我想一定是诗仙李白吧，不然我不会无数次吟咏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。

诗人不会笑话我的痴狂。我喜欢阅读，读春夏秋冬，读江河日月，读人间清欢。遇到好的文章，不管是长篇还是短文，有时读着读着会突然停下来，合上书，望着窗外发一会儿呆，不知是因为感动还是触动，或是惊喜，会猜再读下去又会怎样，是否会合了自己的心思。

就像我喜欢横着切某些水果或是蔬菜，细细欣赏半对半的几何图案，似花非花，似果非果。我会问：谁又是谁的另一半呢？

有人说，花看半开，酒饮微醺，最是怡人。微醺浅醉，如花之初绽，此中妙处，只可意会，难以言传。正如陆放翁诗中所言：“正欲清言闻客至，偶思小饮报花开。”我从未领略过正要举杯小酌、巧遇花开的美妙境界，但时常在微醺中举着一杯老酒对着另一半的自己抒怀——春对夏，秋对冬，暮鼓对晨钟；云对雨，雪对风，晚照对晴空……

今日秋分，万物安静，愿内心丰盈，阳光清澈，静待深秋硕果累累时。

秋分真是一潭平静的湖水，让人舒畅、安然。

网上有则顺口溜，我取名“一半歌”，便于吟唱——

自古人生最忌满，半贫半富半自安。  
半命半天半机遇，半取半舍半行善。  
半聋半哑半糊涂，半智半愚半圣贤。  
人生一半在于我，另外一半听自然……

## 家山有芦花

刘为民

叶落风凉，秋水渐瘦，正是老家河畔芦花白的时候。如往年一样，趁晴好天气，我领着家人回乡踏秋。说是踏秋，其实就是到儿时熟悉的河湾里去，看流水，访芦花。

岸上草木多半凋零，一众野草只剩枯褐茎秆，却仍星星点点立在田埂上。最抢眼的，还要数沿河漫坡铺展开的白茫茫芦花。田坎边，浅滩上，淤洲间，旧堤下，凡有水泽浸润的地带，都挨挨挤挤地生着一丛丛芦苇。随便沿河岸走一段，两旁都有芦花在风里翻涌；随便在滩涂边蹲下来，肩头都落着细碎的芦絮。

午后的阳光淡淡薄薄地洒下来，给银白芦花镀上一层暖金。农历十月间，小阳春的余温，让新绽的芦花蒸发出淡淡的草木清气。这带着水泽野气的香，引着我们徜徉在芦花漫漫的世界里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仍然记得哪道河湾的芦苇最密、哪片滩涂的芦花最盛。记忆里的河岸模样，竟也没怎么改变，丛丛芦苇还像当年那样浩浩荡荡，风里飘着的，还是当年那样的气息……

老家的村里人，都爱割芦花做芦花枕。每年母亲去河滩捋芦花，我总拎着小布口袋跟在她身后。做成一个芦花枕，要攒上不少晒干的芦花絮。我跟着母亲，哼着“芦花飞，岸岸白，又有阿婆又有娘……”的民谣，捋了一湾又一湾，捋了一片又一片，从芦花初开采摘到霜降前后。那些日子里，手上和衣襟上都沾满了芦花的轻软。捋回来的芦花，要摊在竹席上晒干，剔净枯黄苇梗，才能填进旧布枕芯里，做成松软松软的芦花枕。记得那些年，枕着芦花枕入眠，连梦里都浮着河畔的清意。枕芯年年换，芦花也就年年采。

母亲捋芦花时，还会顺带采几穗未全开的芦花，晒干了留作冬日引火，或是缝进小布包里给孩童攥在手心。母亲说，芦花性轻，最怕受潮。收存芦花时，我常守在檐下看：先把捋下的芦花薄薄摊在簸箕里，搁在通风向阳的地方翻晒，干透了，就收拢进粗布口袋，扎紧袋口吊在梁上。

冬日，窗外朔风呼啸，怀里抱一只芦花填的小布捂，暖意便慢慢透上来。要是落雪天出远门，往鞋底垫两把干芦花，脚下便少了许多寒气。父亲也偏爱这河滩的东西，一到冬日就爱拿一小束干芦花拨弄炉火，火光映着白绒，忽明忽暗。我也至今偏爱带水泽味的野芦花。芦苇傍着河生，顶着寒霜开花，毫不娇气。尤其那蓬松素白的花穗，简约里透着临水而立的清劲风骨。

几十年来，我从未丢下过芦花情结。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只要见了芦花便会生出亲切感，忍不住多看几眼。每年秋末冬初，我一定会回到老家，去河湾滩涂上看芦花，顺便捋些芦花做芦花枕，也会像母亲那样，收几束干爽的芦花带回家存着。

文化资讯

## 翰墨文心 归馆藏

本报讯（通讯员 李秀丽）日前，烟台市散文学会向烟台市档案馆捐赠会员著作仪式在档案馆举行。市散文学会会长邓兆安将15位会员精心创作的34本著作，包括2024年度、2025年度《烟台散文》合订本，郑重交到市档案馆馆长林福云手中。市档案馆副馆长陈英起，市散文学会顾问牟进军、副会长李秀丽、理事张凤英等出席捐赠仪式。

林福云向邓兆安颁发收藏证书，对散文学会的无偿捐赠表示诚挚感谢。他表示，此次捐赠的图书聚焦烟台本地风土人情、人文历史、文化传承，生动展现了胶东大地的秀美底色与人文底蕴，为人们了解烟台、品读家乡提供了鲜活载体。市档案馆将把这些图书纳入特色馆藏，妥善保管，多维度编研开发，切实发挥其文学熏陶、文化传承和资政育人的时代价值。

邓兆安回顾了与档案馆的悠久渊源。他2020年退休后，曾将作品集《登攀》手稿、长江韬奋奖和中国新闻奖奖杯寄存在市档案馆，并捐赠十余本专著。其中，全国著名玉米育种专家李登海1989年写给他的一封5页、2000余字的来信，被市档案馆以《家书里的中国》为主线深度挖掘，相关报道在《中国档案报》等媒体刊发。

捐赠仪式结束后，与会人员参观了《烟台市城市荣誉展》和《档案·烟台记忆展》。

## 夏日风情

赵一安

清晨的第一缕风  
炊烟绕着屋檐轻轻升腾  
赶路脚步踩着朝露  
把一天慢慢启程  
再读午后慵懒的云  
阳光漫过窗台，温温柔柔  
有人低头耕耘，有人闲话春秋  
时光不疾不徐，把琐碎酿成温柔  
暮色是最柔软的篇章  
灯火次第亮起，抚平一身匆忙  
往事藏在泛黄的纸页  
有欢喜，也有浅浅的风霜  
我把岁月读给你听  
不写惊天动地的剧情  
只念三餐四季，冷暖同行  
愿往后每一段光阴  
都清澈安宁，岁岁从容